

元 二 元 原 作

1941

行 和 景 書 吟 題

錢序

劇曲之學，肇始朱明，然淺陋不足觀。以注釋言，若徐渭、徐逢吉、陳繼儒等之注西廂，若羅懋登之注投筆，或殊簡略，或罕流傳，姑勿論。王驥德西廂注釋，頗沾沾自喜，以爲不朽之大業，往往羌無根據，任情妄改，於金元之風俗方言，名物故實，非真能了也。清人學問，遠超前代，惟目曲學爲小技，經史百家之外，國學大師所不屑道。迄乎季世，姚梅伯先生變倡於前，王靜安先生國維暨先師吳瞿安先生梅繼於後，曲學始盛。吳先生才華豐茂，訂譜填詞，直入元人堂奧，不屑屑於考據，顧曲塵談，詞餘講義，不足以概先生也。姚、王二氏，始以清人治經史之法治曲。姚有今樂考證，未成書而卒。王有戲曲考源、古劇脚色考、曲錄、宋元戲曲史等書，曲學至此，始有條理可言。永嘉王子季思，與余同遊吳先生

之門，既得填詞之法於吳先生，復私淑王氏，究心曲學，用力頗劬，成西廂五劇注若干卷。以余與有同嗜，郵書相寄，屬爲敘文。余自惟涉獵戲曲垂二十年，資材魯鈍，錄錄無成。竊不自量，方擬作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校釋，寇難卒發，廬舍蕩然，避地山陬，無書可讀，遂致中輟。而此中甘苦，得領略一二焉。蓋宋、金、元三朝戲劇，其所蘊藏，難於索解者，不亞先秦典籍，且六經百氏，有注釋、有箋疏，去今雖遠，猶有馮藉，而戲劇所蘊，往往爲他處所未見，視先秦典籍，更難措手。西廂五劇，自明季以來，輾轉翻刻，任意改竄，溝通董理，尤難於他劇。非季思之博雅精思，曷克有此成就哉！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六月五日同學弟平湖錢南揚謹序於碧湖沈氏之浣香水榭。

自序

明清以來，評注西廂五劇，舉其著者，有徐文長、徐士範、伯良、凌濛初、閔遇五、金聖歎、毛西河諸家；而以聖歎外書流傳爲最廣。聖歎批評戲劇小說，汪洋恣肆，言人所不能言，道人所不敢道；卽離絕原書，亦復足以自見；然於元劇體制用語，間有未盡了了者，終無以免於扣槃捫燭之譏也。

大約前人注釋西廂，其失有二。以鑊鐸爲鈴鐸，水陸爲道場，荆棘刺爲皮破，死臨侵爲死臨枕；則失之穿鑿。以顛不刺爲美女，則麼耶爲名僧，引左氏婁猪艾豕之文以釋人樣猓駒，援李文定孫明復之事以證檀女配夫；則失之附會。蓋自徐文長王伯良諸名家亦不能免焉者。

吾人今日閱讀元劇，其難有三。倡優不分，自唐已然；雜劇院

本，卽金元勾欄行院中所演唱。一代作者，如關漢卿、王實甫，雖事跡不甚可考，大抵在倡夫孤老之間。其人既接跡下流，而又飽經憂患；故常能寄纏綿悱惻於尖酸刻毒之中，以自成天地間之至文。故如頽天、酸俵、腌軀老、村驢吊；則勾欄流行之詈辭也；可憎才、不良會、拄着拐幫閒攢懶，縫合脅送暖偷寒；則教坊習用之反言也；發科、整扮、忒拍、科範；則劇曲演唱之術語也。他若張生爲紅娘請從良，譏鄭恆爲姨夫，亦皆就當時演唱者之身分以爲調侃，與漢宮秋劇之棘針門裏除了差法等句，同其杼軸。苟視爲尋常語言，必至辭意兩極。此其一。

勾欄行院，固倡優百戲之總匯，亦雜流人物所麇聚；習俗流傳，每不見於書傳。故如論黃數黑，則博戲之較論勝負也；部署，則插家之耍弄槍棒也；反吟復吟，則術士之占卜陰陽也；神鍼、法灸、鬼病、邪淫，則醫藥郎中之習語也；勾頭、犯由、招伏、投

首，則令史胥役之常談也。至紅娘以「賤柴燒傻角」調張生，則又驗屍件作之言矣。凡斯種種，非稍知當時習俗，輒索解無由。此其二。

優伶說唱，口耳流傳，絕鮮正字。有衍一音爲二字者，如奇敬之爲擎，和哄之爲哄；有合二音爲一字者，如參軍之爲淨，你每之爲恁；有僅助語勢，並無本字者，如木藤之或作沒騰，打孩之或作擡類；有本有正字，輾轉訛傳者，如不鄧鄧之原爲勃騰騰，荆棘剌之原爲驚急裏；有僅傳腔格，絕無意義者，如鴛鴦煞之「唱道」，耍孩兒之「麼哥」，以及其他曲文中所加之「的這」、「也那」等字，苟望文生義，強爲之辭，未有不陷於穿鑿附會者。此其三。

他如蘭房竊玉，事本鄭生，而舊解引楊妃竊寢王玉笛事爲說；碧桃花下，喻男女私期之所，而舊解引漢武內傳天上碧桃爲證；生忿本忤逆不孝之辭，而六才子改爲身分，猶閑本無關緊要之意，而

南西廂倒作閒由。「濟不濟權將秀才來慚」，則句近倒裝；「擎天柱大事如何」，則意承前折；前人或缺而不論，或疑爲訛文；蓋由劇中典故、成語、辭彙、句法，常有自成蹊徑，非尋常辭章家所能通者，斯則一得之愚所欲藉斯劇之注以質之高明者也。

予自年十二三，讀聖嘆外書西廂記而喜之。後從長洲吳瞿安先生治北曲，假閱所藏暖紅室翻刻周憲王本西廂記，始覺聖嘆改竄評注之處，有未能盡厭人意者。既卒業任教，間以課餘瀏覽宋元人說部筆記，摘錄其可與元劇方言相發明者，以爲讀曲之助。二十六秋，抗戰軍興，學校停課。同學浦江清偶過松江校舍晤談，語及宜興童伯章先生之元曲選注；予舉東京夢華錄及歧海瑣談所記，以證童注漢宮秋劇「棘針門」、「搖裝」二條之誤。江清頗韙其說，且囑選取元劇如干種，爲之注釋。是歲十一月，松江淪陷，予倥傯中僅攜暖紅室刻本西廂記及臧晉叔元曲選南歸。家居無俚，因檢閱臧

選百種，勾稽排比，以注西廂五劇，終以篋書盡喪，舊所摘記宋元人說部筆記，常往來心目間，無可取證。去年春，三弟國楨自滬上購太平廣記，毛刊六十種傳奇，影印士禮居舊藏元刊雜劇三十種，及新刊也是園舊藏元明雜劇見貽；因窮數月之力，爲增補百數十條。其所取證，本自元人劇曲者十之七八，摘自唐宋以來筆記小說者十之二三。他若方言據、恆言錄、新方言諸書，亦略采焉。其前注釋，確然無疑者，亦往往條引他劇曲白，爲之溝通證明。蓋旨在以元劇釋元劇，取其體制略同，時代相近，不至違失本真也。若夫習見典故，大都錄自辭書，聊免讀者翻檢之勞。原文迻錄暖紅室刻本，別據王伯良注本、六十種傳奇本，及雍熙樂府所錄曲文爲補正，並注明於下。

憶二十四年秋，予自松江謁瞿安先生於吳門，語及奢摩他室曲叢稿本燬於滬上寇劫，相與唏噓。未及二年，戰事又起，先生輾轉

西廂五劇注 自序

六

避兵，病沒滇南。不惟平昔從遊之樂，邈不可復得；即區區劇曲注解，亦欲就正而無由，把筆泫然，誠不勝風雪師門之思矣。

並主附外不。

本，限難至前夏抄本，六十篇新舊本，以要其精微曲文論語五
臂具典，大德殿官給書，雖未得春禧林之學。氣文之學，其定陵
以天順韓天陳，取大醫博參同，報介林世，不至盡失本。其苦夫
越韓，蕭然無幾，亦非特給得所陳曲白，餘之學，其定陵
十七二三。世言古言對，則言義，豫言言義書，其定陵
其定陵，本自天入陳曲香十之十六，其自觀來，其定陵
天陳，其定陵，其定陵，其定陵，其定陵，其定陵，其定陵，其定陵
觀六平觀，其定陵，其定陵，其定陵，其定陵，其定陵，其定陵，其定陵
人定，其定陵，其定陵，其定陵，其定陵，其定陵，其定陵，其定陵

西廂五劇注 目次

錢序·····

自序·····

西廂五劇作者考·····

會真記·····

蝶戀花鼓子詞·····

張君瑞鬧道場雜劇·····

崔鶯鶯夜聽琴雜劇·····

張君瑞害相思雜劇·····

西廂五劇注 目次

一〇七

六五

一七

一三

七

一

一

一

西廂五劇注 目次

草橋店夢鶯鶯雜劇

一四五

張君瑞慶團圓雜劇

一七五

謝月仙團圓雜劇

一八

謝月仙團圓雜劇

一三

謝月仙

西廂正傳

自序

後序

西廂五劇作者考

西廂記雜劇五本，究爲何人之作？明清以來，向無定論；舉要而言，約有四說。

一、關漢卿作 清毛西河西廂記考實曰：「明隆萬以前刻西廂者，皆稱西廂爲關漢卿作。雖不明列所著名，然序言悉歸漢卿。如金陵富樂院妓劉麗華口授古本西廂在嘉靖辛丑；尙云：『董解元、關漢卿爲西廂傳奇』。而海陽黃嘉惠刻董西廂在嘉隆後，尙云：『董西廂爲關漢卿本所從出』；且引『竹索窺浮橋』等語爲漢卿襲句：則久以今本屬關矣」。又清葉堂納書楹曲譜補遺卷四時劇崔鶯鶯挂枝兒曲：「一家兒埋怨着這一本西廂記，恨只恨關漢卿狠心的賊，將沒作有編成戲」。此以西廂五本爲關漢卿作者。

二、關作王續 雍熙樂府卷十九滿庭芳西廂十詠第九曲云：「漢卿不高，不明性理，專弄風騷。平地裏發貶出村和僧，賣弄你才學」。第十曲云：「王家好忙，沽名釣譽，續短添長。別人肉貼在你腮頰上，賣狗懸羊」。又暖紅室刻本西廂記凡例引元人詠西廂詞煞尾云：「董解元古詞章，關漢卿新腔韻。參訂西廂的本，後達王生多議論，把圍棋增」。此以西廂五本爲關作王續者。然今傳圍棋圍局一折，

既不在五本之內；而西廂十詠，僅言王家，亦未明指實甫，實可存而不論也。

三、王實甫作 元鍾嗣成錄鬼簿列王實甫所作雜劇十四種，其第六種爲崔鶯鶯待月西廂記。明甯獻王權太和正音譜王實甫下首列西廂記。臧晉叔從之，於元曲選卷首王實甫作，首列西廂記五本。此以西廂五本爲王實甫作者。

四、王作關續 明王世貞藝苑卮言云：「西廂久傳爲關漢卿撰，爾來乃有以爲王實夫者，謂至郵亭而止。又云至『碧雲天黃花地』而止，此後乃漢卿所補也。初以爲好事者傳之妄，及閱太和正音譜，王實夫十三本，以西廂爲首；漢卿六十一本，不載西廂：則亦可據」。又明徐士範刻本西廂記序云：「人皆以爲關漢卿，而不知有王實甫。蓋自草橋以前，作於實甫，而其後則漢卿續成之者也」。又明王伯良校注古本西廂註自序云：「舊傳是記爲漢卿所作，邇始有歸之實甫者，則涵齋子之正音譜故臚列在也。獨世謂漢卿續成其後，未見確證。然淄澠涇渭之辨，殊自不廢。兩君子他作：實甫以描寫，而漢卿以雕鏤。描寫者遠攝風神，而雕鏤者深次骨髓。持此以當兩君子三尺，思且過半」。此以西廂五本爲王作關續者。

右列諸說，毛西河雖列引諸家之言，固仍以妄列若續爲皆非，未有定論也。大抵明嘉隆以前，多生關作；隆萬以後，多主王作。迨明末徐注金批刻本流行，王作關續之說，始漸爲讀者所承認。蓋徐注本卷五直署元關漢卿撰，金批本雖未明言續本作者

，而喻爲下截美人，詆訶無所不至，重以其文字之特饒機趣，嗜之者衆，於是西廂前四本與第五本，遂若劃然出於兩人者矣。第五本既非出王手，不得不別覓其人以實之；關續王作之說，遂漸成定論：此近人王靜安曲錄所以定西廂記五本爲王撰關續也。

今欲定右列諸說之是非，當先明關王二人之時代。漢卿爲最早之雜劇作者，故錄見簿於已死雜劇作者，首列漢卿；而太和正音譜亦有「蓋初爲雜劇之始，故卓以前列」之評。至其時代爲由金入元，則元楊鐵崖宮詞，（詞云：「開國遺音樂府傳，白翎飛上十三紉；大金優諫關卿在，伊尹扶湯進劇編」。）及明蔣仲舒堯山堂外紀，（紀稱漢卿金末爲太醫院尹，金亡不仕」。）皆可援據也。

王靜安曲錄卷二，定實甫時代爲由金入元，序次在漢卿之前。其唯一證據，爲實甫所作麗春堂雜劇，譜金完顏某事，而劇末云：「早先聲把煙塵掃蕩，從今後，四方八荒萬邦，齊仰賀當今皇上」，以禱頌金皇作結也。然雜劇本樂戶供應之作，篇末之以頌揚當今作結，蓋慣例如是。故玉鏡臺及東籬賞菊，皆敷演東晉時事；而一則末云：「山呼共謝得當今主」，一則末云：「仰賴當今仁聖意真誠」。謝金吾及抱妝盒，皆敷演北宋時事；而一則末云：「謝得當今聖明主，不受奸臣誤」，一則末云：「也則爲救了萬萬歲當今聖明主」。必如王說，將四劇亦出晉宋人手耶？且即以西廂本劇言，固亦以「謝當今盛明唐聖主」作結也。

考錄鬼簿錄金元樂府傳奇作者，大率以時代爲次，其於前輩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編傳奇行於世者，首列漢卿，而次實甫於高文秀、鄭廷玉、白仁甫、庾吉甫、馬致遠、李文蔚、李直夫、吳昌齡諸家之下。（友人錢南揚曰：「王實甫名德信，見天一閣藏明鈔本錄鬼簿。此本次第爲關漢卿、白仁甫、高文秀、馬致遠、王實甫，與通行本稍有不同」。）再就西廂記曲文言，如「若不是剪草除根了半萬賊，險些兒滅門絕戶了俺一家兒」，「休爲這翠幃錦幄一佳人，誤了你玉堂金馬三學士」，本自漢卿蝴蝶夢之「止不過是一人處死，須斷不了王家宗祀，那裏便滅門絕戶了俺一家兒」，及「則爲這清風明月兩閒人，誤了你玉堂金馬三學士」等句。在蝴蝶夢一劇，三學士爲王婆婆指其三子而言，實甫沿襲舊文，以指張生一人，不知其不類也。又實甫麗春堂雜劇第三折有「想天公也有安排我處」，及「駕一葉扁舟睡足，抖擻着綠蓑歸去」句，皆本自白无咎之鸚鵡杯。无咎爲錢塘白珽之子。珽生於宋淳祐八年，上距金亡十四年，下距宋亡二十八年，則无咎之生，當約在宋元交替之際，朝野新聲太平樂府記馮子振和无咎此曲在壬寅歲，爲元成宗大德六年，上距金亡已八十六年矣。遵斯而論，實甫時代實在漢卿之後；王作關漢卿之說，自萬萬不能成立也。

更就作品風格而言，漢卿諸作，工於摹寫人事，刻畫種種人間相，而短於寫景言情。不惟謝天香、金錢池、救風塵諸作，全劇無一寫景曲，卽望江亭之中秋月夜，魯齋郎

之寒食郊原等場面，亦殊鮮描摹景物語。其謝天香、金綫池、救風塵諸作，於當時下流社會，妓女生涯，刻畫入微；而玉鏡臺劇寫溫太真之傾慕劉倩英：「花比腮龐，花不成妝；玉比脂肪，玉不生光；宋玉襄王，想象高唐，止不過魂夢悠揚，朝朝暮暮陽臺上」等語，便覺俗濫可厭。西廂記所長，正在善狀眼前景物，工寫兒女心情；此不獨前四本爲然，卽第五本雖狀寫景物處較少，而第一折造這樂以下諸曲，曲寫兒女相思情態，仍獨擅勝場也。涵虛子評實甫詞如花間美人，漢卿所短，正其所長；吾人如取麗春堂劇中寫景諸曲，及雍熙樂府所錄實甫貶茶園、芙蓉亭殘折，與西廂五本合而觀之，可知其出於一人之手，無可疑也。大約漢卿生當金元之交，寰宇未一，故純爲北調；而實甫時在宋亡以後，江表已定，故漸染南風。惟漢卿雜劇流傳最多，名亦最盛；而吾國騷人，向視戲劇小說爲小道不足觀，作者主名，每多張冠李戴，漫不省察：此明代隆萬以前，所以多主西廂五劇爲關作也。

至王作關續之說，初實如沈璟所云：「卽向時王續關之說而顛倒之者」，其所以爲後人所深信不疑，則以第五本情詞，確較前四本爲稍遜。不知元劇高潮，往往在第三折，至第四折以牽就慶賀團圓之意，往往千篇一律，草草終場。臧晉叔謂：「元取士有填詞科，若今帖括然，取給風簪寸晷」，雖屬無稽；而謂：「雖馬致遠喬孟符輩，至第四折，往往強弩之末」：則今日關馬諸名家劇具在，可覆接也。西廂第五本在全劇言，等

於一劇之第四折，其不能與前四本競勝，蓋亦事有固然也。

抑尤有進者，自金批本盛行，讀者每視第五本爲蛇足，可以無作。不知西劇五本，全本會真記及董解元搗彈詞，決無止於草橋驚夢之理。且五本前後連續，每前本之末，俱有絡絲娘煞尾二句，如「則爲你閉月羞花相貌，少不得翦草除根大小」，「不爭惹恨牽情鬥引，少不得廢寢忘餐病證」等語，概括下本情事。今第四本末已有「除紙筆，代喉舌，千種相思對誰說」，及「都則爲一官半職，阻隔得千山萬水」語，預爲第五本情事地步，則四本之後，必尙有文章，更可明矣。且西廂全劇雖絕詞盡曲，指不勝屈；而主意所在，實只「願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一語。金批譏第五本爲下截美人，不知傳神之處，正在阿堵也。昔毛以燧序王伯良校注西廂記，以實甫始倡盡曲，性之繼伸宏辯，伯良復窮搜冥解，續成兩君子之緒，爲字壤間一大奇。今予復繼伯良而有作，且以五本之作，悉歸實甫，豈信如以燧所云：「崔氏於王故有夙緣」耶？

民國三十二年三月五日永嘉王季思識於龍泉風雨龍吟樓